

论仲景与东垣调治脾胃方药之异同

★ 魏惠亚 (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)

关键词:张仲景;李东垣;脾胃方药;异同

中图分类号:R 242 文献标识码:A

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虽非专论脾胃,但有关脾胃病证治约涉及四分之一篇幅,其顾护脾胃思想贯穿于辨证施治始末。李东垣《脾胃论》则力求经旨,同时吸收仲景治伤寒的特点,进一步强调“内伤脾胃学说”。本文拟从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与李东垣《脾胃论》调治脾胃方药的比较中得出两者的异同,以期使两者的脾胃学术思想更好地指导中医临床工作,提高临床疗效。

1 味少功专、清轻平和各有所异

仲景方,以组方严谨、味少效宏而称著。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方剂创制有理有法、选药精当、主次分明、配伍严谨、变化巧妙,深为古今中外医家所折服。如理中丸,以干姜为君,温脾阳,祛寒邪,扶阳抑阴;人参为臣,补气健脾;白术为佐,健脾燥湿;甘草为使,调和诸药。全方温补并用,只四味药物即见卓效。

东垣方,以剂轻量少、平淡之处建奇功。东垣方药味较之仲景多些,然其剂量多则用钱,少则用分^[1]。如补中益气汤药量:黄芪(病甚,劳役热者一钱)、甘草(以上各五分),人参(三分,有嗽去之),当归身(三分),橘皮(二分或三分),升麻(二分或三分),柴胡(二分或三分),白术(三分)。

2 从张仲景到李东垣的方剂衍化

从方剂学范畴讲,《脾胃论》中有许多方剂是从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衍化而来的,比如补中益气汤启自半夏泻心汤,厚朴温中汤启自理中汤,润肠丸启自麻子仁丸,凉血地黄汤启自黄土汤等。仅以半夏泻心汤到补中益气汤的衍化为例加以阐述。

半夏泻心汤是仲景为痞证所设,“但满而不痛者,此为痞……宜半夏泻心汤”(《伤寒论·卷四·

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下第七》)。中医关于脾胃功能的论述颇详,脾胃升降相因,燥湿相济,纳运相合,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。仲景针对脾胃升降功能失常设立半夏泻心汤,全方辛开苦降、寒温并用,具有和阴阳、顺升降之功,从而达到恢复中焦升降,消除痞满的目的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指出:“清阳为天,清中清者,清肺以助天真,清阳出上窍;清中浊者,荣华腠理,清阳发腠理,清阳实四肢。浊阴为地,浊中清者,营养于神,浊阴出下窍;浊中浊者,坚强骨髓,浊阴走五脏,浊阴归六腑”,倡导人体清气常升,浊气常降的升清降浊理论,可见,升清降浊理论是启迪于半夏泻心汤的^[2]。

东垣重视脾胃升降功能,指出“脏腑的升降浮沉,以脾胃为枢纽”,但同时又认为只有脾气升发,六气才能充沛,故特别强调升的一面^[2],“大抵脾胃虚弱,阳气不能生长,是春夏之令不行,五脏之气不生”(《脾胃论·卷上·脾胃胜衰论》),首创补中益气汤等升补阳气之剂,足以看出其重视升发脾气。

半夏泻心汤名曰泻心,实则泻胃,主要针对脾胃而设;而东垣认为非独脾胃有升降,整个人体也是清升浊降,这是东垣升清降浊理论精华所在。观其补中益气汤等组方:“今所立方中,有辛甘温药者,非独用也,复有甘苦大寒之剂,亦非独用也,以火、酒二制为之使,引苦甘寒之药至顶,而复入于肾肝之下,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”,无疑是对辛开苦降之法的长足发展。

3 气味厚薄,质地轻重各有偏好

仲景升降并重,故用药力求气味质地平衡,东垣则多用气味均薄且质地轻巧之类,尤其擅用升发风药,是《脾胃论》处方用药的一大特色,具体分析如

下:

3.1 东垣善用益气升阳治脾胃

东垣在治疗脾胃疾病时注重脾胃气机升降,尤其是脾阳的升发,所以对脾胃具有升阳益气作用的药物运用较多。东垣针对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,提出“惟当以辛甘温之剂,补其中而升其阳,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”的治则(《脾胃论·卷中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),甘温益气滋养化源药多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甘草之类,具培本滋养化源,充沛元气作用。甘温补气药合用有两种情况:^[3]其一参芪草合用,如升阳顺气汤;其二参芪术草合用,如升阳益胃汤。当然,运用甘温补气之剂时也不忘佐以养阴之品,如升阳举经汤。《脾胃论》病位以脾胃为轴心,以升降为枢纽,虽以升阳为主,但其组方常于升阳中佐寒凉,如黄连、黄芩、黄柏,或石膏、知母、竹叶之类,或生甘草与炙甘草同用。

3.2 东垣擅用风药以升阳散火

风药之名,首见于东垣著作,指防风、二活、升柴等性味辛温、味薄气轻,具发散上升作用的药物。东垣以升柴为风药之代表药随配伍而鼓荡升举阳气,用于治疗内伤疾病。

3.2.1 风药升阳 “泻阴火以诸风药,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,足令阳气生,上出于阴分,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,使大发散于阳分,而令走九窍也”(《脾胃论·卷上·脾胃胜衰论》)。

3.2.2 风药散火 如治疗脾胃阳气受抑的诸脏火郁证的升阳散火汤。采用柴胡发少阳之火,升麻、葛根发阳明之火,羌活发太阳之火,独活发少阴之火,就能起到诸风药畅通三焦、发越郁热之效^[3]。

3.2.3 风药行经 一则“行经”以“引经”,补中益气汤立方本旨有言“胃中清气在下,必加升麻,柴胡以引之,引黄芪、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”;二则“行经”以“通经”,补中益气汤四时用药加减法中说“耳鸣,目黄,颊颌肿,颈肩肘臂后廉痛,面赤,脉洪大者,以羌活,防风,藁本,甘草,通其经血”^[4]。

3.2.4 风药胜湿 东垣遵《内经》“风能胜湿”说,常将风药与燥湿药相配。方式有三:一为风药小于除湿药量,如升阳除湿防风汤,体现了直接除湿为主,佐以升阳胜湿的配伍,专治肠澼下血;二为风药等于除湿药量,如升阳除湿汤,有“自下而上引而去

之”胜湿协同作用,专治脾虚肠鸣泄泻;三为风药大于除湿药量,如调经升阳除湿汤,取风药胜湿,变通权宜治妇人月事不调。

4 或重峻猛之剂、或喜温和之品

4.1 仲景治病巧用峻猛之剂

4.1.1 温中寒常用大辛热 干姜辛热燥烈,主入脾胃而长于温中散寒、健运脾阳,为温暖中焦主药,如理中丸、吴茱萸汤等。附子为辛甘大热有毒之品,“其性善走,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,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,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,彻内彻外,凡三焦经络,诸脏诸腑,果有真寒,无不可治。”太阴虚寒表现为一系中寒之证,治疗代表方为四逆辈,如四逆汤中附子与干姜同用,一温先天以生后天,一温后天以生先天,是回阳救逆的常用组合。

4.1.2 除烦泄热多用大苦寒 石膏性寒清热泻火,辛寒解肌透热,甘寒清胃热、除烦渴,常与知母相须为用,如白虎汤清解阳明之热,用石膏清热泻火,与知母清热养阴相配。大黄苦寒泻下,《神农本草经》云其“荡涤肠胃,推陈致新,通利水谷,调中化食”,常与芒硝相须为用,如大承气汤峻下热结急下存阴,配以枳壳、厚朴行气除满。

4.2 东垣治病多用温和之品

东垣认为虚弱之脾胃,不胜重药峻剂,故治疗疾病极少使用峻猛有毒之药,多采用温和之剂。即使使用寒凉之药,也是用量轻小且多经炮制,黄连、黄柏炒用或酒制,大黄煨用,恐其苦寒伤胃。如“复有甘苦大寒之剂,亦非独用也。以火、酒二制为之使,引苦甘寒药至顶”(《脾胃论·卷上·脾胃胜衰论》),又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中“黄连(去须,酒制,五钱炒,为臣为佐)”(《脾胃论·卷上·脾胃胜衰论》)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李赛美.从脾胃论看东垣对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发展[J].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7,24(1):78.
- [2]杜锦辉,李雯.半夏泻心汤对李东垣升降清浊理论的影响[J].内蒙古中医药,1999(4):39.
- [3]戴永生.论东垣升阳十七方用药配伍特色[J].辽宁中医杂志,2000,27(1):15-16.
- [4]张晓东,谢心,姚映芷,等.试论李东垣脾胃病证治中风药之运用[J].江西中医药,2004,35(7):12.

(收稿日期:2007-07-07)

欢迎投稿! 欢迎订阅!